

# 寻找“山果”

徐元锋



车子在金沙江边的群山中穿行,山势雄壮巍峨,之字形的公路展线层层叠叠,崖壁是亘古风化的沉积岩,干枯的荒草在视野里疯长,偶遇一两株高大俊朗的木棉,小灯笼似的花朵,反倒增添了山谷的寂静。越往上走,树木越多起来,有些山头郁郁成林。远处江水一线,山风猎猎,吹来春天的气息。

很早以前,我读过一篇写川滇边界深山故事的散文,题目叫《山果》。“山果”是文章主人公的名字,一个14岁的小姑娘。那个故事发生在14年前,彼时的云南不仅金沙江沿岸,众多大山的褶皱里都掩藏着贫困。而“山果”格外令人心疼:她背着满满一篓核桃的瘦弱身影,她妈妈的病情,她追着火车的呼喊,每次读来都让人眼窝发热。近些年来,云南大山深处的变化让人振奋,寻访“山果”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今年,“山果”该是28岁了,时光如金沙江水滔滔流逝,“山果”和那片山里的人们,怎么样了?

不过我也清楚,找到“山果”本人几乎无望——连绿皮车停留2分钟的“沙窝站”,现实中也未尝有。但在那时候,“山果”的形象基本真实,一个“山果”折射出一群山里孩子的命运。行走云南山区多年,我也见过类似的“山果”,无论是张桂梅老师所在的丽江滇西北,还是怒江边的高黎贡山上,还有许多偏远的村寨,孩子们都和这个时代一起变迁成长。即使找不到现实中的“山果”,也能于走访中却一桩心愿。

这便是我从昆明奔赴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的因由,况且我还是个记者。

《山果》作者黄兴蓉老人回忆,2009年她从北京去元谋探亲,在金沙江边的沙窝车站,偶遇挤上车卖核桃的“山果”,那趟火车是6161次绿皮车。6161次列车是从攀枝花到昆明的“慢火车”,全程约6小时45分钟,中间经过元谋站。如今从昆明到攀枝花,坐动车两个半小时就够了,车经过新的元谋西站。因乌东德水电站蓄水淹没部分线路,攀枝花到元谋段的“慢火车”已于2020年停运。但从昆明到元谋西还有绿皮“慢火车”,车次改为7466次,全程约4个半小时。

我放弃动车,改乘早上6点半发车的7466次去元谋,既为了感受曾经的“慢火车”,又为了领略老成昆铁路线的沧桑雄奇。赶到昆明站时天还未亮,站前广场附近几个卖早点的小摊挑着电灯,锅里的煮玉米、茶叶蛋冒着热气。我在小餐馆吃了碗面条,匆匆上了车。

7466次列车是G25型号的,6节车厢带空调,白色座椅套洗得干干净净,厕所里也没有异味,一节车厢还不到10个乘客,舒适到让人讶异——印象中曾经“脏乱差”的绿皮车呢?列车长杨兆祥肤色黝黑,语气和善,54岁的他干了38年铁路,跑过几条“扶贫慢车”,拿手的是给坐车的老乡介绍务工信息。老杨和我聊起“山果”,说当年在车上卖山货的确实多,如今早已没了。“山里的路越修越好,大家谋生法子也多了。你看坐慢车的都少了,东西卖给谁?”老杨的眼神飘向窗外。

从攀枝花到昆明,老成昆铁路经过的地方多是山区,当年还多是深度贫困之地。铁路大动脉连接起无数毛细血管般的羊肠小道,吸引群众走出大山。如今弯弯曲曲的山路已经硬化拓宽,跑起了小汽车;铁路边的土坯房人家,要么搬迁,要么换成水泥房,60多年来的变迁都在老杨眼里。“编织袋满了,拉杆箱多了,看我们‘大盖帽’的眼神都变了”,他笑起来。

当年车上的几个“稳定商贩”大家都记得,却想不起有个叫“山果”的姑娘。一路穿山越岭,我在车上也没遇见10多岁的少年,虽然那天是周日。老杨说得在理:“这么大的孩子正读初中,哪个不在学校?”

“山果”出现在沙窝站。虽然这站并不存在,但金沙江边的红江站和向阳乘降所附近,有个法窝村。“附近”是从地图上看,法窝属于元谋县江边乡中村村委会,深藏在山肚子里,属于全县最偏僻、最困难的村。当年“山果”用“很难懂的话”和黄兴蓉交流,作者会不会把村名记成站名?其实那一路的小站,好多名字都是民族语音翻译的,停靠两三分钟想记住也不易。对于这个想法,江边乡的董董书记挺赞同,说那就去法窝!

说时容易去时难。在大山里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从山脚下的江边乡集镇爬到山顶,再百转千回才来到山坳里的法窝村。这一路几乎荒无人烟:金沙江干热河谷寸草难生,蒸发量是降雨量的四五倍,强烈的焚风效应让这里水贵如油;雨季一般集中在5月到11月,绿色亦是稀疏浅淡,看上去像荒山野岭。眼下已是春天,山顶的棠梨花一树雪白,簇簇嫩叶酸模染红了山坡,遍地茅草等待着一场雨返青,时而撞见的黑山羊如同野物……

法窝是个小山村,50多户人家200多人,村民基本打工外迁,只剩下不到30人,49岁的村民小组组长最年轻。法窝这么偏的地方也已通了水泥路,中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建伟告诉我,小时候走路到红江车站得四五个小时,不过“山果”即使背着篓核桃,也用不了一天一夜,而且法窝从来没有核桃,倒是准备种牛油果。

先不管有没有“山果”,我要去村里最困难的人家看一看。杨建伟领我来到纪自成家——67岁的纪自成,女儿出嫁,老伴去世,领着个30岁的智障儿生活。老纪家是土木结构的老房子,脱贫攻坚中维修加固过,院里收拾得很干净。憨厚的纪自成搓着手说,他和儿子享受低保,每月有800元的保洁公益岗补助,村里正给他家申请五保户,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牛油果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片山里

有500亩牛油果基地,就在附近的面前村小组。我一听来了兴趣,经营者浙江台州人孔庆波开皮卡车来接我们。通往面前村的路正在浇灌水泥,孔庆波对此百感交集:这条路我5年里开废了20多个轮胎。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种牛油果,孔庆波看中的是这里的气候:干热河谷地带牛油果不爱得根腐病,昼夜温差大,果子甜度刚刚好。“我们考察了几个省才选中这里,只要有水,荒山秃岭也是金山银山!”

法窝村没核桃,不可能是“山果”家,但更远的卡莫村有,那里是元谋县最高峰。日头偏西,我们直奔卡莫而去。拜村里4300多亩烤烟所赐,卡莫村1457人,外出务工只有200多人。村里368户人家,曾有169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整村脱贫后,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1万多元。村民黄兴强钱“山果”大8岁,经历相似:他初中没毕业就出去闯,没少去红江车站卖黄梨、大豆,再换大米吃。“现在核桃卖不上价,不过2010年那会儿价格倒是高,至少十几块钱一斤”,黄兴强挺内行:“当时赶着骡子去,一趟要走五六个小时,如今翻山越岭的苦跟女儿说起来,她完全无感。”黄兴强的女儿今年正好14岁,与10多年前的“山果”年龄相仿,正在江边中学读初二,老爸每周开车接送。卡莫村现在有10多个适龄读初中的女孩,无一辍学。

山风吹凉村委会的小院,几名村干部反复回忆,卡莫村没找出“山果”。“虽是10多年前,穿补丁盖补丁的衣服,这里尚不至于,再说也早不吃红薯饼子了”,卡莫村村支书李康宝说。

为了获得“山果”的更多消息,也为了看看如今“小水果”们的生活,我来到江边中学。学校里那些14岁左右的青少年,对“山果”的经历颇有隔膜感。1980年出生的语文老师蔡兴凤回忆起和姐姐一起去红江车站卖甘蔗的经历,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听着——这些坐过绿皮车的孩子,也对“火车集市”记忆模糊了。

老成昆铁路从攀枝花的师庄站进入云南元谋,一路沿金沙江前行,经过姜驿乡和江边乡,也就是大湾子站和红江站,两个站辐射的山区是元谋最困难的地方,

再往前走就是平地坝区的黄瓜园站了。如今大湾子站沉入水底,红江站按清库要求夷为平地,只剩下站口的凤凰树。在废弃的轨道边,铁路工作人员王国民话更少了,从24岁到34岁,他都在这条线上工作,走过每根枕木,“白天数道钉,晚上数星星”。如今,渔洗1号隧道口被一面砖墙封了起来,再往前的轨道已拆除。王国民手抚轨道边的油桐树,说他也没见过“山果”,而且在2020年火车停运前,与铁路相依相伴的群众已陆续搬走了。

新时代脱贫攻坚以来,江边乡整村搬迁了28个村小组,撤销两个村委会。除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还有水电开发移民。搬去了哪里?部分在江边乡集镇边,部分去了县城边的甘塘等地。

甘塘片区的百果村,整村搬迁自姜驿乡,以前叫白果村,村里230户人家,曾有140户是贫困户。白果村以前缺水,有的小组只有筷子粗的一股水,各家轮流去接。那时白果村人卖点东西是去镇上,若去车站还得坐船过江。54岁的村民李正春回忆,村里种过红薯,他还吃过红薯干。村里现在生活如何?以前一家四五口人一年赚不到2万块,搬迁后一人打工一年,2万块就不在话下。活好找吗?元谋是著名的蔬菜和水果之乡,用工量大,只要不懒,就有活干。其实,因为农业产业搞得不好,元谋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20年在楚雄州排第一。

江边乡集镇搬迁安置点里的变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渔洗村小组的组长李加助对比:以前土木房子多,现在都是两层楼;以前村里路烂,骑摩托都困难,现在在135户有110多辆车;以前喝山泉水下雨就浑,现在自来水清亮亮的……村民看病难吗?我想起“山果”母亲的病。李加助说,去乡卫生院只要3分钟,花费报销八九成。

从渔洗村前的观景台望出去,金沙江和龙川江蜿蜒交汇,浮光跃金里,元谋县五角星造型的“红军长征纪念馆”熠熠生辉。当年红军将士就是在这里的龙街渡浴血奋战,掩护中央红军渡过下游皎平渡,创造了“巧渡金沙江”的军事奇迹。山峦静穆,江河无言,但又仿佛能听见山乡巨变拨节生长的声响。

我最终没找到“山果”,但已深切感知到:山还是那山,果已不是那果了……

图①:元谋县渔洗村风景。图②:江边小学课间一幕。图③: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图④: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①:元谋县渔洗村风景。

图②:江边小学课间一幕。

图③: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④: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⑤: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⑥: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⑦: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⑧: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⑨: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⑩: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⑪: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⑫: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⑬: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⑭: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⑮: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⑯: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⑰: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⑱: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⑲: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⑳: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㉑: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㉒: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㉓: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㉔: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17岁那年,我第一次来到浏阳县城。

我上的电大班设于浏阳一中,而寝室就在浏阳文庙的东厢房。走进那座古典的庭院,一眼瞧见正前方高大的大成殿重檐翘角,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照射下熠熠生辉,殿前东西角各有一座精美的亭子,与大殿交相辉映。走近一看,大成殿竟为学生阅览室,每天傍晚和周末都开放。听老师说,很久之前,大成殿是读书人祭祀孔子的正殿,不由肃然起敬。后来,我打听到城里下河街有县图书馆,那里的书更多更好,便约上几位好友去寻找,绕城一大圈才辗转找到。途中我们发现,一派宁静的小城,竟然有许多老巷子,有许多青砖青瓦的老院落,浏阳一中对面的巷子里,就藏着有名的梅花巷。

无名地喜欢梅花巷。小巷悠长,铺着长条麻石板,石板两侧铺着青色或白色的鹅卵石,排成可爱的“人”字。也许是年深日久,石板上有些坑洼,鹅卵石也被磨得光滑滑的。巷子两边,都是高高的青砖墙,墙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斑驳,有些地方还长了青苔。青灰色的雕花门头,一律斜斜地朝巷子里开着。厚厚的褐色木门紧闭着,上面有旧旧的铜门环。

小巷很安静,偶尔有几个人匆匆走过,偶尔谁家的院门打开着,我便悄悄地走进去。跨过高高的门槛,是小小的院落,中间为长条青石板铺成的小天井,四周是青砖瓦房,有时还有木阁楼,台阶上整齐地铺满了密密的鹅卵石。雕花门窗及雕花栏杆花型精致,隐约能看出涂过深红的油漆。

梅花巷,多么美丽的名字。城区的同学告诉我,巷子东边是谭家大屋,宋家大屋,西边则是黎家大屋、贺家大屋。宋家曾在自家花园里栽过多株名贵梅树,一到寒冬,梅花盛开,香气四溢,惹得城里的读书人纷纷闻香而来。如今,虽然花香不再,梅花巷却依然吸引着我。

走过梅花巷,沿朝阳街左拐,行不多远,有一条小路通往清亮的浏阳河。河对岸绵延着高大青翠的天马山,山下舒展着一长溜田野,田野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农舍。我时常独自一人,出学校大门,横过马路,走进梅花巷,往河边悠然而去。那条直通河边的小路两旁,没有一间房屋,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杂树。河上的渡口处是一个小小的河湾,渡船是一条旧旧的乌篷船,乘船的人都是进城来卖菜的人。船开动了,我站在船头,河风吹动我的衣襟。我凝视着清亮的河水,感慨多少光阴悄然逝去,河水却依然默默滋养着这里的人们。

就在毕业前夕的那个春天,我与几个好友挑了一个大晴天,一行六七人,从红丝桥渡口坐渡船过河。走过田间小路,沿着一条曲折的山路,往天马山顶攀爬。山上疏疏朗朗的杂树已发新叶,红彤彤的映山红不时出现在眼前。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急切地转过身来,一眼就看到耀眼的阳光倾泻在浏阳河面上,河水如轻柔的蓝色绸带,绕城而过,直至隐于前方的崇山峻岭之中。对岸小城的一片黑色屋脊之上,泛起淡金色的光辉,弥漫着

小城浓郁动人的烟火气息。彼时彼刻,大家都看得痴了,干脆席地而坐,慢慢欣赏。恍惚间,哗哗的流水声忽近又忽远,笼罩着我缠绕着我。真愿自己化作一滴平凡的雨水,滴落到浏阳河中,与那满河的流水融为一体。抑或化作一棵水草,一片树叶,一朵落花,去装扮这浏阳河畔如诗如画的世界……

后来,我分到了郊区百宜坑的集里中学教书,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还有几栋红砖平房。结婚后,我从学校搬到了城里水门口附近的物资局宿舍。天天得早起,骑着自行车从西城穿过新文路,北正路,向北过熊家亭出城,还得穿过长长的田垄,再上坡。早出晚归地奔走,很少去关注路旁的风景。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宿舍对面那个院子旁边,竟然是谭嗣同祠堂。

不知从何时开始,小城悄悄地变新,变大起来。梅花巷一带成了焕然一新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浏阳河城区段架起了各具形态的五座大桥,岸边建成了仪态万方的沿河风光带。傍晚时分尤其动人,绿树,彩灯,雕塑,波光粼粼的河水,还有散步的男女老少,不远处的夜空绽放着朵朵璀璨的烟花……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就在昔日的红丝桥渡口处,一座新的风光桥凌波照水,仿佛一只飞鸟展翅于碧波之上。

搬到新行政中心所在的东城后,我会经常回老城走一走,往日的时光如水漫过心头。就在去年,80多岁的姐姐与姐夫,回到阔别多年的小城。见小城已高楼林立,今非昔比,他们非常高兴。来到西湖山顶,我们久久地眺望山下的浏阳城。风猎猎吹过,一座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城市就铺展在我们眼前,弯弯的浏阳河水,在阳光下跳跃着斑斓的光芒……

# 心心念念是小城

彭晓玲

图①:元谋县渔洗村风景。

图②:江边小学课间一幕。

图③: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④: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⑤: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⑥: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⑦: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⑧: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图⑨:村民展示丰收的牛油果。

图⑩:江边乡龙街渡大桥。

# 又是一年梨花开

李 宁

乐趣……梨花开时,也是梨农们最繁忙的季节,他们忙于给梨花授粉、浇灌,面带微笑忙碌着、劳作着,和梨花一样,站成春天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梨花清纯高洁,秀而不媚。梨乡的人们憨厚善良,聪慧能干。他们辛勤的汗水洒遍了家乡的每一片土地,一步一个脚印创造着新的生活。“游千年古县,逛梨乡水城,赏万顷梨花”,勤劳善良的梨乡人,春天用洁白的梨花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秋天用黄澄澄的梨子召唤远方的朋友前来品尝。

细细咀嚼梨花的美,不仅仅是姿态,还有内在的精神。年年岁岁,它们坦然开着,助推一方经济的繁荣,帮助乡亲们走出一条“致富路”。那一棵棵梨树从

小树苗到粗壮大树,从长出枝丫到开花,到秋天结出果实,不仅赏心悦目,还能让你唇齿留香,生津清肺。但我还是更喜欢那一棵树如雪一样洁白的花朵,那一抹沁人心脾的芳香——在我心里,这些胜过了千山万水的风景。

“长风吹梨叶,秋光遍原埠”,这句诗说的就是魏县鸭梨。魏县鸭梨个大、皮薄、核小、肉细、汁多,酥脆可口。身为梨乡人,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事情。

这些年,我目睹了魏县的巨大变化。漫步城区,宽阔整齐的马路两旁,幢幢高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城市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一座秀美、宜居的园林化小城呈现在人们眼前。如今,行走在这座美丽的小城中,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花与城相映,人与景共美。

“我的家在那棵老梨树下,春天里梨树上开满了洁白的花,花开花落,我渐渐长大,长大后我还是那梨乡的娃……”儿时的这首歌谣,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

我的家乡河北魏县,是一座有水有花的小城,小城的花是梨花,水是漳河水、黄河水。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宜人。清明时节,20万亩梨花竞相绽放。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城,也迎来它一年中最娇艳的时刻。

万亩梨花香雪海,踏春赏花正当时。走啊,叫上几个知己好友,一起去赴一场梨花的盛宴。

徜徉在乡间小道,放眼望去,浩瀚的梨园就是没有尽头的白色海洋。大片的梨花,就像一朵朵飘浮在半空中的白云,一树树舒展白玉般的容颜,向天边蔓延

